



古镇配图 记者 龚国荣 摄

□张丽红

爵溪古镇

地理风物

爵溪位于象山半岛沿海中部偏北。据《象山县海域地名简志》介绍，爵溪有岛礁七十三个。它三面连山，一面临海，在古代称得上是世外桃源。上世纪80年代当地在龙头岗建造盘山公路，90年代又在炮台山下开通了隧道，爵溪才真正成为象山城区的咽喉之地。炮台山因明清烽堠命名，烽火台基八尺见方，用重几百斤的巨石堆砌，蔚为壮观。爵溪临大目洋，海域面积广阔。渔汛到来时，在城外的沙头上，渔船云集。在埠头上，在狭窄的道路上，渔网到处悬挂着，人们在晒网、补网、烤网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爵溪是个古镇，不仅自然景色千姿百态，而且文物古迹众多。在郁郁葱葱的“城里山”，有建于公元530年前的玉泉、蓬莱两庵，为爵溪镇八景之一。有古诗云：“玉泉一水胜丹山，瀛海嘉人共乐怀。欲说透瓶烹待客，栏边小坐竟忘还。”庵内玉泉井至今大旱不涸，清澈甜美，实为“瀛海之胜”。爵溪有其独特的人文景观，其中“四奇”非常有趣：

一奇：城有五门。古代建城，按东、南、西、北开四门，而爵溪建于明朝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的抗倭古城却开五门。有人说，爵溪只有三门而无北门，其实，爵溪不但有北门，而且还是二座门，保留尚好。现通往城北工业区的北门，城门两旁有石柱，中间有槽，若封城时可用厚板在槽中闸上。而一座鲜为人知的北门则在城里山城墙的最高处，城门呈竖立的凹凸状，远看无门，走近拐弯即可出得城去，此北门设计独特，原因有四：一是风水，二是防风，三是隐蔽，四是后路。早年爵溪人去北门砍柴、种地多从此门出入，现因柴草茂盛，山道荒芜，很难找到。

二奇：话有四们。以独特方言著称的爵溪，不但城门比别处多一门，而且连说话也比别处多一们。爵溪城内的原住民，其祖先多来自河南开封等地，明抗倭留住下的官兵，清及民国时，温、台渔民大量涌入。南北语言交融形成一种独特语种，清代钱鸿宾《爵溪怀古》诗曰：“人音非土著，信国古屯营。”指的是人言语至今皆汴音。汴是河南省的别称。汉语中人称的复数中只有“我们”、“你们”、“他们”，爵溪人话中还有一个“谁们”？这个谁们是问还有别的什么人。

三奇：十二生肖均有地名。在爵溪境内的地名，十二生肖一应俱全，子鼠在半边山的老鼠山；丑牛有二处，即牛礁、牛昌；寅虎有三地：虎岩、老虎窝、老虎洞；卯兔有兔岩；辰龙有九个地名，即龙头岗、龙葱山、水龙岸、地龙山、二龙山、沙龙、燥阁龙洞、青龙头、伏龙庵，可应了龙生九种之说；巳蛇地名有二，扑蛇头、蛇礁；午马有三，即马糟嘴、马鞍岗、马格礁；未羊有羊背山；申猴二只，即大活孙、小活孙；酉鸡有鸡礁；狗有狗脚山、狗洞山；亥猪有青门外的十八只猪礁。

四奇：奇岩怪石，冠名也奇。爵溪三面环山，东濒大海，地势险要，奇岩怪石像形赋物、维妙维肖。镇西前岙岭道口，南北有二块巨石屹立，南称卧虎，北曰龙头，故素有龙虎把门之说。在黄岑岙山中，更是奇石嶙峋，有如苍鹰傲立，或像猴子拜佛。另一山顶一巨石更像河姆渡遗址，我看却像女娲补天石。山有凤凰山，石称麒麟头、狮子头等。一个小镇有如此形象的地貌及名称，在别处很少见到，足见这个古老小镇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进入街区，你会被一座古朴庄重的亭楼所吸引。此亭建于清咸丰年间，为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，称街心戏亭。这里以前是城防官调兵遣将的指挥中心，逢年过节则成了戏台。

街心戏亭在城内十字街口，亭由此得名。爵溪历史上建所筑城，所城北高南低，蜿蜒而下，形如船，故又称船城，亭处“船”之桅杆处，又称桅亭。戏亭始建于清乾隆年间（1736—1795）。街心戏亭坐北朝南，呈正方形，台基占地80平方米，亭高10米有余。亭子东、南、西三面临街，演戏时百姓就在三街看戏，有街楼的，则在家中临窗观看。逢春节、七月半等一演就是半月，南庄平原的乡民也常赶来看戏。北面有过街楼式厢房4间，供演员化妆、休息所用。

远远看去，街心戏亭重檐亭子，攒尖顶，上安葫芦形宝顶，墨色筒瓦，雕梁画枋大金大彩。下层檐脊饰有含珠龙头，栩栩如生。整个亭子雕刻精巧，且刷以大漆，贴以金箔，再加四方横额又画以各种重彩的神话传说、戏文故事、花鸟虫鱼，华贵而典雅，巧趣横生而不失热闹，是具有宁波地方特色的建筑一绝。街心戏亭历经沧桑，几经修缮，今存的戏亭重建于清咸丰年间。

东行穿过古城门，登临明代建造的古城墙，远眺浩淼的东海，则可见海天相连、渔帆点点。南首龙冲山岗和北边周家湾山麓两座对峙的烽火台，傲然挺立，遥相呼应。脚下依山而筑、蜿蜒曲折的古城墙爬满了青藤，和城外曾经是十里平沙、鸥翔浅滩的景象形成强烈的对比，一刚一柔，一雄奇一绮丽，使人留连忘返。

□陈安新

东钱湖『三县七乡』的由来

地名的故事

几年前，在东钱湖边的上塔山庙石柱上读到过一副对联：“有功于民三县七乡蒙惠泽，欲报之德千秋万代肃明禋。”当时有人问这“三县七乡”是指哪些地方？这一叫法又从什么时候产生的？一时我真答不上来，后来又在一些文章上读到有“东钱湖注溉三县八乡”的说法。这“三县七乡”和“三县八乡”一直令我困惑。近来读到仇国华君新编《东钱湖志》初稿，方始弄清这一说法的来龙去脉。

《湖志》上说：“东钱湖在鄞县东三十里，周围八十里，因其湖承钱棟之水，故号‘钱湖’。”由于湖在县治之东，所以又叫“东钱湖”。又因“东钱湖汇合七十二溪之流，渟蓄甚宏，而注溉三县七乡之田”，“其利赖甚溥”更被称作“万金湖”。

宋朝的淳熙三年，宋孝宗赵惇在委任魏王赵恺判明州的诏书中说：“……鄞之乡东西凡十四，而钱湖之水实溉其东之七……”也就是说有半个鄞县之田皆受东钱湖水的灌溉。在东钱湖的全盛时期，凡遇干旱，开闸放水，如将流经的三县七乡所有河道放满，一湖之水足够可放满三次还有余。所以，“虽亢阳赤地，而苗不患槁，称为沃野”。东钱湖实为周围广大百姓生存的屏障，不但造福鄞东，还将清澈的湖水送到了镇海和奉化。

历史上，在晋代就有文字记载东钱湖，晋人陆士龙在《答车茂安书》中就有“鄮治东临大海，西有大湖……”到了唐朝的天宝三年，县令陆南金将湖开广之，当时为开拓湖区废田十二万一千二百一十三亩，将所废田之田赋分派到受益之田，每亩加米三合七勺六杪（合读“格”音，100毫升，过去民间用来量米）。民间称之为“湖米”。在陆南金时期所定的受益之田有三县七乡。三县是：鄞县、奉化和镇海。七乡为：鄞县的老界乡、阳堂乡、翔凤乡、手界乡、丰乐乡、鄞塘乡、崇邱乡。其中崇邱乡是属于镇海的。鄞县的鄞塘乡水系中还包括白杜等地方，而白杜是属于奉化的，因此就叫“三县七乡”。原来这一叫法已存在一千二百多年了。

至于“三县八乡”之叫法始于清末民初。满清末年，官府腐败，无心顾及湖事，东钱湖水草淤塞严重。光绪十八年鄞人张祖衡联络当地绅耆，筹划浚湖，未及兴办而祖衡去世。其弟子忻锦崖志师之志，历二十余年之后，不惮辛劳，终得完工。忻锦崖又在当地百姓中了解探访，亲自沿流溯源，实地查看，得知湖水所溉合计有一百三十二图（清末民初的地域划分，县以下为乡、都、图）而奉化所属者为金溪乡，加上原来的七乡，故谓之“三县八乡”。

原来这“三县七乡”是唐朝陆南金根据东钱湖受益田亩的范围来统计，作为分派田赋“湖米”的依据而定下来的，而“三县八乡”则是唐朝以来历朝历代的贤良官绅、勤劳百姓治湖浚湖、拓展湖区的结果，在清末民初依据实际受益田亩范围而定。

由“七乡”到“八乡”，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增加了一位数字，这其间记录了自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之间一千二百多年间的废湖、侵湖与治湖、浚湖斗争的艰辛历史，更是千万沿湖绅民勤劳智慧的成果，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。



东钱湖记者 龚国荣 摄